



新鐫海上匡宗心願全帙卷之八

導流餘韻卷

小引

適有客人臨余敝寓於書篋中得所撰述一集誦讀效

適倏然問曰蒼昊之大、有可名乎、規矩之巧、有可議乎

余即頷會其人之借喻、乃是集之濫觴歟、席前答曰書

不云乎、天之運上、乃操其樞紐也、而雨暘寒暑、必資四

序之代行、工之巧思、乃用其杞梓也、而徑直方圓、必從

繩墨之規正、昔黃岐聖神、不過照明陰陽盛衰、邪正虛

寔勝負生剋此外無別論也第事物自粗而精文明以
辰而漸譬之久缺不齊天之奇也然而不有人不成天
不收其全功必有人以裁輔其造化之不足故蒼頡而
下劉張朱李王太僕立齋景岳馮氏諸先輩相繼而興
衍繹而彙編之乃以人之氣稟古後不同淳漓隨異得
不立今方以療今人其間攷究淵博評斷分明說理入
神談形及体有綱有目括而不遺至要至秘一以貫萬
以公之天下令同受五福而登遐壽之年其濟人之仁
誠活潑無餘蘊矣又何缺漏處而敢為沾高嗜異有別
說話也哉余惟曰醫學療人之活法不過以水火為根
氣血為用甘溫柔潤以補虛清涼香燥以理寔然此特
其綱領耳而病情質亂莫狀片言中矧補綴成章叢中
就緒能無一篲之虧乎亦或後人識認未真義理差錯
臨症施治一遇變症即亂想糊心而率意增損攻補混
投終負斃命之責有前耳目其可罔于懷乎余儒學中
人矢志而醫一目方書即襟懷之義理無非疇昔之所

存不免反覆玩味索隱求情期以医理到底為能事故
不恥魯魚之陋於前輩之論閱有未盡處即贅讀而緝
編之於後人之加減有未合處亦辨折而考正之何幸
賁未賁之古文備未備之前論曾子蟪一貫之止文公
續麟筆之書余是編中居千百之一二以此自用其於
擊鼓弄斧之醜態又何足辭明公以是攻擊寔深愛余
正謂抑其驕成其美也余亦曰寧得罪於先輩不寧負
於所學也客於是而言且含頷曰中理中理是為誌

黎氏別號海上懶翁原引

導流餘韻卷

目次

醫理醫意論

論人身中有一太極

論

氣虛火虛血虛水虛
症見畧同法可通治

論陰虛發熱陽虛下陷

辨

帶下病源病症
各與治療旨

補神論

辨

龍為陽物本是畏寒
而升何又惡熱而走

辨服藥節次

辨冤熱

吞酸酸痛
各有深義

辨補中湯用當歸

辨補火更重蒸地

辨有病損傷皆根於腎

論痰無補法亦無攻法評君心論

補中湯辨誤四君四物八珍辨誤

辨有辰補脾不若補腎論補陽接陰補陰接陽法

臟腑經驗見症用藥論氣血相須方可建功

論火虛水衰見症畧同六味八味法當分治見形辨

辨熱則傷氣熱則傷血辨不能節慾皆能至腎中陰盛

論單熱亡陰危人甚速并治法

目次終

導流餘韻卷海上懶翁黎氏纂輯

後學唐郿武春軒奉較

醫意醫理論 醫道肇自軒岐問答重訓于千古雷公

炮炙伊贊湯液箕子洪範越人問難仲景傷寒士安甲

乙啟玄子傳註錢仲陽診脈李辰珍本草綱目其中天

地陰陽造化人身疾病安危闡發殆盡夫醫之為道理

其意而已景岳云醫者理也散之則為萬殊會之則終

歸一理經曰知其要則一言而終不知其要者流散無

窮此是真陰真陽誠醫中之至要也至理也然理外之見更有意焉循經守常不惑者理觸類旁通無窮者意理者俾也意者用也理之外思而得之謂之意意之至神而明之存乎理許嗣宗精於醫或勸其著書貽後世答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矣此醫之意非言語間可以形容也故曰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又曰學易而後可以言醫陰陽之理醫之理也又曰以儒而醫古今之理醫之理也大哉

職司人命定攻補於一指判存亡于一息若非學貫陰陽理窮今古探本求源納流成海則不可僥倖於毫釐也蓋醫之能出入鬼神斡旋造化惟此理此意也方法繩墨者不外於理應變無窮者莫神於意故有無書可讀無方可法之語誠理外之意也取

論人身中有一大極

天地間胚胎胎卵形化氣化

嚼物者為形化無昆蟲草木有覺有生人為靈魂萬物為覺魂草木為

魂雖各稟一偏然無非一點太極具在其中而後能化

能生為有形有質也。况人身為小天地，稟陰陽之全體，具五行之化育，豈無一點太極，儼然先立，以為發生之根本乎？自難經成論，誤指命門寄居於右腎，印定後人耳目，茫茫然不知太極為立命之本，將至尊至貴間置於他地，幸而諸賢迭出，革其弊，正其端，使養生司命者，知所鄭重。經曰：遇症之虛，亟保北方以培生命。又曰：命門如北辰，居所象星拱之。此明指太極在腎中，明矣。書曰：醫家不知太極之真，體不窮水火無形之妙用，而不知重用六味八味，其於医理尚欠太半。昔哉仲景八味凡猶兵家之八陣，拘連保絡觸處皆然，何施不可，誠衛生之至寶，立命之神丹，人之求生，豈能外此乎哉。

論氣虛火虛血虛水虛症見畧同法可通治

按古法於氣虛者則以四君補中治之，血虛者則以四物歸脾養榮治之，氣血兩虛則以八珍十全治之，火虛者用八味水虛者用六味水火兩虛用八味，此古法從症異治也。懶常考方書曰：後天脾肺氣虛症見言語輕

微四肢無力、形体瘦弱、面色枯白、皮聚毛落、外畏風寒、
 內怯生冷、與土虛不能藏陽而久熱、或易泄、易脹、較之
 先天火虛者、腎虛不能納氣、氣無歸源之力、亦見氣虛
 而言語輕微、命門火衰於下、則蒸腐之力無能、脾胃運
 納之職皆廢、安得不四肢無力、形体瘦弱、子虛則盜傷
 母氣、故肺虛而面色枯白、皮聚毛落、真火不能內克、故
 陽虛而外怯、風寒內畏、生冷火虛不能安其位、少火變
 為壯火、浮遊于三焦、豈不為久熱乎、脾喜煖惡濕、下無
 火力、何能溫之、燥之、故見易脹、易泄、此氣虛火虛、症見
 畧同也、後天心肝血虛、症見陰熱、蒸蒸、形体黑瘦、煩渴
 頻飲、頭目昏暈、身重、關節疼痛、氣逆上衝、乾嘔、胸中悒
 濃、口中涎溢、喉乾、咽痛、或喉中如梅核、咯之不出、嚥之
 不下、及婦人經閉、血火較之、先天水虛者、水衰不能制
 火、火得妄行、是為雷火、故陰熱、蒸蒸、榮衛焦乾、而形体
 黑瘦、腎主五液、津液乾耗、故煩渴、頻飲、此內水乾枯、求
 外水以自救也、至於頭目昏暈、身重、關節疼痛、氣逆上

冲乾嘔胸中懊濃口中涎溢喉乾咽痛此皆虛火上炎
 之兆喉中如梅核咯之不出燕之不下亦由陰火上炎
 之假象寔非痰隔之症也腎水衰不能生血而生痰故
 婦人經閉血少此血虛水虛症見畧同也余每臨此症
 只憑脈似可辨如右關寸無力知是脾肺氣虛左關寸
 無力知是心肝血虛左尺無力是水虛右尺無力是火
 虛然脈乃氣血之波瀾自非心領神會何能毫釐不謬
 倘以症合藥左右逢源甚難顯確余有經驗一法於四
 條中自可通治何者真火為陽氣之父真水為陰血之母
 書曰克足空虛者氣血也化生氣血者水火也又曰治
 諸病以水火為根以氣血為用易不云乎太極動而生
 陽靜而生陰天一生水地二成之人生以真陰真陽為
 先天立命之本為有形之機真陰真陽即真水真火也
 陰陽者體也水火者用也故曰水火為陰陽之徵兆至
 於血氣乃後天有形之血氣也又為水火之用書云小
 病必由氣血之所傷大病必由水火之為害治小病而

捨氣血治大病而捨水火殆猶緣木求魚耳故凡用氣
 血藥而氣血不見日長者不知氣血之根也是以滋腎
 水重蒸地而不用芎歸補命火乃肉桂而非茂木奈何
 養生者槩以氣血為陰陽水火為心腎用四物以補血
 滋陰四君以補氣調陽坎離凡以調水火抑不知芎歸
 辛竄僅可調榮維補真陰真水參苓朮草纔能益衛維
 補真陽真火余臨此症數十年來夢寐求成得一心印
 為至平至穩之捷法起死回生之要領大凡治小病近
 病稍虛病宜從氣血藥治之治大病久病大虛病宜從
 水火藥治之又如水火藥治氣血病雖未能建功於
 目前然根本培植一病除則百病隨愈更受益於無窮
 已如以氣血藥治水火病或稍應或全不應宜急改轍
 務求根本為事以水火藥投之無不響應書曰寧以不
 足之法治有餘則可以有餘之法治不足則不可正謂
 此也又如病症蜂起奇形怪狀難名而本屬大虛者切
 不可執見多岐惟以水火之真藥投之則假形之症冰

消尾解真象之虛不求自見從而治之活人捷法

論陰虛發熱陽虛下陷

夫陰陽者虛名也寒熱者陰

陽之徵死也陽性本熱本升陰性本寒本降及其病也
陰失本寒而發熱陽失本升而下陷豈非因取虧而失
其常性乎蓋以人身陰平陽秘精神乃治病安從來倘
有少偏則此盛彼衰陰陽相乘之故陰性本寒安能作
熱因已之已虧而陽性乘之陽性本熱安能作
性本升豈甘下墜因已之不固而陰性乘之陰性本寒

而同歸于下經曰濁氣在上則生膜脹清陽在下則生
飧泄四字各有深義當追思之則陽乘陰陰陷陽自了
然矣蓋濁陰為陽所乘陽者熱也火也熱則氣鬱而生
膜脹清氣為陰所陷陰者寒也水也寒則無火而生飧
泄朱丹溪治陰虛內熱或生膜脹以四物滋陰養血恐
熱久傷陰加黃柏降火玄參伐火使熱退陰彊而脹自
消李東垣治氣虛下陷以參朮培益中州恐陽藏於九
地易生飧泄用升麻柴胡發之以敷春令使脾氣散精

肺調水道而瀉自止。昧不知此，一見陰虛發熱，臍腹必用消導行氣，不知燥能耗血，陰愈傷則脹愈甚，故曰以血柔而治脹。滿世所罕知，其陰虛內熱，誤行攻下，則陰亡而斃愈速。一見陽虛瀉泄，大用滲利之藥，不知水無氣不行，滲利則治筋愈虧，而水道愈閉，能使地氣上升，天氣下降，為不治之治。其陽虛惡寒，誤行發散，則陽愈虛而陰愈泄，必至陰陽兩亡。至哉陰陽相乘之妙理，寒熱假形之幻真，醫不求源，難免執局之見。

辨帶下病源病症病名與治療旨

按帶下一門，方書有曰：赤帶、白帶。又曰：赤濁、白濁、白淫。諸症通在帶下一門，其病情混而不辨，使學者多岐。治功罔效，以白帶之方而混投白濁之症，指遺精之源，而通稱帶下之病，如獵而不知兔也。觀諸內經曰：帶脈乃奇經之一，廻身一周，如束帶然。總束諸脈，使不妄行，統攝一身無形之水。下焦腎氣虛損，帶脈瀦下，故病曰帶下。昧者見尿道然病之本，非本於帶，病在脈之病也。經

曰任脉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
 喉上頤，循面，任脉自胞上過帶脉貫臍上，其病所發正
 在過帶脉之分，淋瀝而下，故曰帶。白濁稠粘者謂之帶
 下，屬心胞，手厥陰少陽出於胞宮，精之餘也。故所下由
 稠粘
 脾腎之虛滑者多，閱諸家書，劉河間曰：中焦濕熱淫氣
 不清，則為白帶。丹溪云：赤屬血，白屬氣。仲景云：白為氣
 虛，赤為有火。然白者多赤者少。東垣云：血崩久則亡陽
 故白滑之物下流，未必全拘於帶脉。錦囊云：婦人赤白

而稠粘者曰白淫，其男子之白濁，全係相火，如雷電之
 攪而不澄清，屬足太陰太陽。治當戒
 補為主又云：思想無窮，所
 願不遂，意淫于外，其房勞過度，發為白淫，則所下白物
 淫衍，亦如精狀。男子因洩而下，女子陰中綿綿而下，景
 岳云：淫濁出膀胱之水濁。所下不
 甚，稠粘由膀胱之濕熱者多。
 醫學正傳云：白物淫如白精之狀，不可誤作白帶。保元
 云：婦人下而稠粘不甚者曰白淫，其男子白濁同也。醫
 要云：淫濁之症，其帶下不同，帶者精之屬也，淫濁水之

屬也。簡易云、濁病莖中痛如刀割、火灼而小便自清、此竅端有穢物淋瀝不斷、夫抵精敗者多、濕熱者少、士林三書云、濁有赤白之分者、何也、精者血之所化、濁去太多、精化不及、赤亦未變白也、故成赤濁、虛之甚也、總之心傷于愁、腎傷于色、匿宗說約云、便溺泛濁如米泔水、此三焦症也、如膿泔而臭穢特甚者、濕熱症也、愚按先哲發端同異、教人不免多岐、大要女病則曰帶下白淫、或曰赤帶、白帶、總為一症、所下之物、稠粘是也、男病則曰遺精、白濁、又曰赤濁、亦是一物、所下不甚稠粘是也、至於治療之旨、病原於思想無窮、鬱鬱不伸、與房勞過度而得之、總由命門不固、蓋腎為胃之關、精血之海、陰陽之宅、凡病此者、精枯血竭、陰燥陽消、本原深重、故藥餌之攻、不能其情、實爭勝此帶濁之所以不易治也、又婦人性偏多憂思鬱怒、損傷心脾、肝火辰發、血不歸經、所以患赤白帶也、法當清上、寔下、清濁、自分、理脾養血、濕熱自解、再為渴補下元、使水升火降、而帶自除、味者

泥於常套、依法療治、以牡蠣龍骨地榆阿膠艾葉之類
澁之、和以四物、加以升提、殊不知根本損傷、以致腐敗
若止澁之、益加其滯、升提之、愈增其鬱、惟以水火之真
藥按之、如左尺脈弱、此真陰真水虧竭、宜六味凡、加補
澁藥、以救先天精血、更間服歸脾湯、以補後天心、脾如
右尺脈弱、此真陽真火虛衰、宜八味凡、加補澁藥、以救
先天陰陽、更間服補中益氣湯、以救後天脾肺、虛甚者
峻按精血之品、如此堅心調服、勿圖速效、暮李朝張、更
增其惑、愈此余經治愈、馱之旨、用法甚當、治功甚效、何
假異方奇品、而後可濟哉、

補神論

道經云、甲戌庚乃天上之三奇、精氣神乃人
身之三寶、以精血對言、則精陽而血陰、以神氣精血對
言、則神氣為陽、精血為陰、以神氣輕重對言、則神司變
化、氣主出入、非變化則出入熄、經云、真神失守而不彰
則天命匪長、神更重於氣也、其他源則血生精、精生氣
氣生神、此以精者陰、血化生之、蓋也、神者元陽元氣凝

聚之真也。然血無精則不化，精無氣則不行，氣無神則不用，更以神為之主。宰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亦此意也。試覓人之累病卒死者，雖飲食如常，形容肥壯，而情志却模糊了，此真神已先離散，而陰精已竭，故能致於弦絕。一旦之暴厲也。凡症見煩燥，寔為精神耗竭之机，漸至手足無措，言語無倫，神明昏亂，則不可為矣。風鑑家云：睛如魚目，速死之期。又曰：舉足頭先過步，步履蹉跌，長短不一，神不附體，死期在邇。此可見人之壽夭，無不專以神為召。况醫司人命，可不保真神以為珍重養生之首務乎？按古人立方，惟補心安神、鎮心藏神、養心溫神、蓋以心藏神、補心亦以補神耳。且心統乎血，補心則血旺而能生精，生氣生神，其用藥則不越後神遠志、棗仁、栝子、蓮肉、神砂、硃砂數品而已。倘病猶未甚，則此等方藥可以安之、藏之、溫之。若机在陰亡陽脫，神去魂離，命懸危者，以如此尋常藥餌而圖其必濟，未之有也。余臨症每見危人之速，無不在於真神已先去於

平昔也。書云：神無形可見，見者神之舍也。此捨目之外，則神無所指矣。不然，人身無處不有神，毛髮有神則明潤而無焦乾，短赤皮膚有神則潤澤而無甲錯痿黃，牙齒有神則暎徹晶瑩，聲音有神則音韻悠揚，指甲有神則鮮明紅活。脈譜云：病雖危篤而脈有神者可治，此人身外而形骸內而經絡無處不倚重於神也。醫家鑽鑿豈可徒以精血為事，而真神最是生死之關，奚可忽哉！余夙寐求之，精血之外更鄭重之，欲補其神，寔無其藥。偶因讀方書有曰：水火者人身之本，神明之用也。及見景岳理勞論曰：水火不交則神色敗，始猛然省悟曰：心雖藏神，若冰陰精上奉，則水火未濟，神明昏亂，鎮心養心補心，徒為安神之計，不過抑其亢，助其偏也。若至於真神衰敗，近蹈危崖，向不急求陰根於陽，陽根於陰之法，而以水中補火，火中補水之方，則何以使真神克裕而能藏之，舍之於心以為立命之本乎？願有志於性命之學者，要在探本窮源，細講真机，深求妙旨，而保養真

神衰者補之。脫者挽之。失者守之。以為濟生之要。願取

辨龍為陽物本是畏寒而升何又惡熱而走

書云龍者火也。火性熱。夏至一陰生。水底冷。而天上熱。龍為陽物。故隨陽上升。而雷電振作。冬至一陽生。井泉溫。而天上寒。故龍亦隨陽下伏。而雷始收聲。人身腎中相火亦猶是也。惑人在相火二字平日不能節慈。以致命門火衰。腎中陰盛。龍無藏身之地。故遊越於上。而不歸。是以上焦煩熱。諸症見矣。善治者以八味溫腎之藥。從其性

而引之。歸源。使行稠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無異議也。又書云。陰虛火旺之症。乃腎中真陰衰損。真水乾枯。火無水制。而相火上炎。善治者補水以配火。用六味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而火自熄。較之於前。甚可疑也。既曰陰虛火旺。是無水也。則此辰腎中全熱矣。前言以相火為龍。則龍得熱同類相從。必貪於榮旺。而妄其窟宅。何反惡熱上升。是豈一龍有辰惡熱而升。有辰畏寒而走之理哉。非也。惑人在腎中相火亦猶是也。

此陰虛火旺之一句使人妄指相火為龍余初年讀水
 火論每以此橫於胸中浪花沓影久矣及聞玩內景圖
 說見一點太極為命門居中左邊一小黑圈是真水之
 穴右邊一小白圈是相火之穴始能深悟其旨且云命
 門為真君主乃一身之太極無形可見兩腎之中是其
 宅也如天君無為而治右竅相火無形之火少火也猶
 如宰相代天行化三焦是其臣使稟命而行周流於六
 腑五臟之間而不息左竅乃真陰真水無形之水也

上行夾脊至髓中為髓海泄其津液注之於脉以榮四
 末內注五臟六腑以應刻效隨相火潛行於周身而不
 息此可見人身中相火與真水陰陽互為其根火為水
 主水為火源可相合而不可相離要均平不宜偏勝猶
 如天秤此重則彼輕故曰水之不足因見火之有餘火
 之有餘緣於水之不足凡書曰真陽曰元陽乃命火之
 別稱也前言腎中陰盛龍畏寒而上升乃指命火而言
 也非右竅相火也倘不以命火為龍何書云補命火乃

肉桂而非蒸米後言水衰火炎乃天秤不得均平而偏勝此指真水與相火而言非命火也豈有一火以八味溫腎而歸以六味涼腎而亦歸之理哉第以治理玄微難解徒以煩文不能辨折使學者多岐而有鹿馬之失大要讀書取義非難辨理為難然辨理非難得於理外之見為尤難也

辨服藥節次

服藥法古人云治心

肺之病必濃煎小劑食後徐徐嚥服以養之蓋其位在上而近不厭頻而少也治腎病者所居最下宜作凡吞服以直達下焦而始化所謂偷關之法若急症須投煎劑必食前多服頓服始能達及下焦然余以此不能無疑經曰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肺主治節百脉朝會于肺始能分布五臟六腑肺為肉市故肺字從肉從市經曰五味入胃各歸所喜亦必上會此市而後可歸也若云治上病食後頻而少嚥乃能速及上焦治下病食前多服頓服及凡藥始能直達下焦之理如此則上焦之藥不至於胃下焦之藥不輸

於脾、終過病界而自分布也。書云：胃乃分金之爐，為虛語乎。倘信有是理，則治頭宜倒懸，治足宜久立，治手宜側卧哉。余一心疑竇久矣。第以先哲成規，不敢啟齒。及見誨庵先生誠掌中火字，始能形于筆紙，以厨布鼓之。譏或問服食桑餅以何為良法。余曰：惟於半飢半飽辰服，甚為穩當。蓋藥力之能通達者，全仗中氣以運行。若太饑則胃氣餒，安能施化；太飽則食前猶阻，反緩見功。試思人至氣絕之後，灌以芩黃音，雖入腹而猶置

於紙木器中，安然不動，豈能通利一物耶。且草木之能靈，惟賴無形之氣味也。同氣相求，能達病所，有形渣滓，不過併入大腸，從魄門而去，豈能傳踪影於肉裏經絡哉。

辨究熱吞酸酸痛各有深義

古人云：言取義甚有深

意。第以學者鹵莽，不能深求，昧於至理。如書曰：寃熱者猶煩熱而更甚也。以熱中憔悴鬱鬱不伸，如含寃之狀。醫學傷寒賦云：移熱傳于手經，如寃家相摺，此無誓之據。援如書云：吞酸者，其病症與治法甚詳，但病狀無從

查考惟景岳有云、吐酸者乃濕中生熱、吞酸者乃虛火
內鬱、余始悟得病情、蓋吞酸者乃虛火通沖、氣隨火上
而嘔、胃汁亦隨氣升而溢於咽喉、吐之不能、不得已乃
吞之、其味覺酸、味者曰、凡病人吞物皆酸、此為吞酸、不
知內經謂之五病者、乃心熱口苦、肝熱口酸、脾熱口甘、
肺熱口辛、腎熱口鹹、若以此為吞酸、何不具有吞苦吞
辛吞甘吞鹹等名目乎、如書云、酸痛者取酸之義、極有
深理、方書病机或寫作痠字、此不究酸之意、而強以從
病字名之、余初辰亦不知所指、偶因疾走為橫木絆住、
脚膝跌倒、痛入骨髓、哭中還、可笑、笑裡、冷淡、來、恹、恹、濃
濃、似有不勝之苦、猶人食酸物、可快、亦可驚、毛、髮、竦、動、
余始暗想得酸痛之理、其在是矣、或曰、這般似不甚關
經旨、彷彿間亦足濟事、何必深求、余曰、不然、凡士之讀
書、取義要得理外之見、可不細心講究、窮源溯流、觸類
旁通、一以貫萬、倘以彷彿為無餘蘊、則熱有蒸蒸之骨
熱、有翕翕之表、熱有心虛、乍涼、乍熱、有逼陽上熱、下寒、

豈可共寃熱為鬱火之症乎。至於吞酸、本是虛火內鬱，豈能同吞物皆酸於肝熱之症乎。酸痛者病在精髓，非如風傷筋、寒傷血、熱傷氣、濕傷肉之比也。蓋醫家治療皆由學偏見，知藥不知病情，無以神其治，知症不知辨，形無以竊其狀，豈可以彷彿為能事哉。

辨補中湯用當歸

一補中湯純用氣藥，其中間入當歸一味血藥，後之註解錯認多端。惟顧生一書云：凡用氣藥不可無血藥，此僅窺宮牆而未能升堂入室，蓋東

垣製補中湯為提醒脾家之計，耳用白朮補脾之陽，恐粟陽過亢，翻成燥槁之土，不能生物，故間入當歸一味以補脾之陰，使土具坤柔之德，以益化機。如此用之，升提則陽有陰而不走，用之驅邪則寒不傷榮，用之治勞傷則熱不傷陰，先哲立方陰陽互用精妙，入神類如此。後之學醫者可不貫徹此理而混投之可乎。

辨補火更重燕地

一治陰虛火旺之症，用六味以補水制火，此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誠然矣。何則，火虛妄行

之症、端於命門火衰、腎中陰寒、龍無藏身之地、畏寒而
冠、故用八味補火、引火歸源、而安其窟宅、其要只在桂
附溫腎、使龍得煖而歸、正當取重於桂附矣、今則君蒸
地、臣柔桑、而桂附反下為使、既曰腎中陰盛、猶偏於補
水、恐桂附之熱力、不能敵地桑之陰柔、何以為益火之
用哉、不然陰陽之理、陽根於陰、陰根於陽、陰陽互藏其
根、水火互為其用、水為火源、火為水主、故真陰虛者就
於火中補水、命火虛者就於水中補書云水中補火則
其明不熄、火中補水則其源不竭、况肉桂之香竄、鼓舞
大府之通、經達絡、向非蒸地、駕驪山、桑監制、則橫行表
裏之提、態斬、開、奪、旗、之、氣、雄、安、肯、甘、心、下、歸、於、腎、以、制、
陰、寒、溫、龍、窟、而、為、冬、至、一、陽、生、之、候、矣、

論百病損傷皆根於腎

經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

知其要者、流散無窮、蓋言知要者、求本之要也、又曰、小
病必由氣血之所偏、大病必由水火之為害、凡克、是、空、
虛者、氣血也、化生、氣血者、水火也、水火者、生身之本、神

明之用也。故曰：治諸病以水火為根，氣血為用。人知氣血為陰陽，水火為心腎，孰知氣血更有氣血之根，水火更有真水真火之源。陰陽更有真陰真陽之兩。蓋先天如朝廷，後天如司道。執政在先天，布政在後天。又曰：一身之政令，總在乎命門。命門為北辰之樞，司陰陽之柄。此可見人之百病，雖外因內襲，種種不同，然不過發病之端，及至損傷，終歸於腎。書云：百病皆生於心，皆根於腎。景岳云：陽邪之至，害必歸陰。五臟之傷，勞必及腎。信不誣矣。且身中一圍太極，即腎中一點命門。夫先天既曰命門，乃立命之門，為人身之至寶。求生者當加意於此之一字。若人無一點先天火氣，盡屬死灰矣。醫貫云：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彊；而技巧不生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穀，而五臟不榮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肝胆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肺無此，則

治節不行而百脉不能灌溉矣。至哉臟腑之功能，終不越乎命門。而人之疾病雖傳變多端，豈能外乎臟腑。故曰治大病而捨水火，真猶緣木求魚。誠見百病綱維，腎其總綱之矣。夫百病之最重者，無如風癆、臌脹。若真火固注丹田，則虛風何由驟起。甘溫滋補精血，則勞症何地。可容真火既充，元氣自長，則健運如常。中滿之臌症，更無慮矣。釜下有火，遊溢精氣，則水精四布，燥濕之臌，噴何患成哉。此絕生之大症，憑之猶可挽回。况害人之

百病，投之奚難。頓釋醫貫譬之走馬燈，拜者舞者行者走者，惟此一火耳。火旺則動速，火微則動遲，火熄則萬機皆寂。誠逼真之妙言也。余自悟得太極先天之真體，深知無形水火之妙用，而重用六味八味，立起沉痾易投之全不旁顧支離，取本求源，無不冰消瓦解。如此一想，則百病之損傷，無不歸根於腎。先師曰：以治一病之法，旁推可以治百病；治百病之法，究竟根本猶治夫一病。

願同志者奉此真言，印作醫家關鍵，則活人之計無餘矣

論痰無補法亦無攻法

按方書有云：痰無補法，不知

創自何人，立言之深究。若是，何後之群議不察來由，一槩以勝贖指之，甚為未辨。蓋免神農三千七百七十二品，絕無一品，設為助痰之需。况於補乎，倘欲補之，寔無其藥。或曰：凡有痰症，惟宜攻之，逐之為事耳。只恐痰未盡除，而辛香已散其氣，亢燥已耗其血，氣血兩虛，痰必愈甚。余曰：誠至言也。若虛而多痰，勢所必補，則求其化

源而補之，蓋痰之化，無不在脾。痰之本，無不在腎。凡有痰症，非此則彼。脾虛者不能運化，五液凝結而為痰。治惟以溫補中氣，使之健運，而痰自除。腎虛者水不生血，水泛為痰。治惟以水中補火，火中求水，補而逐之，其痰自化。或者又曰：如此豈非痰之有可補乎，何勞別論。余曰：不然。此養正而邪自除，以補為消之至理。余之所言，只欲明辨書理。古人曰：痰無補法，誠無其藥也。余曰：痰無攻法，欲其善撫也。蓋痰乃人身津液之氣所化，水穀

之質所成、猶如氣血之奴婢、本得於有生之初、亦是養生之一物耳、書云、老人不可速降其痰、虛人不可盡去其痰、正謂此也、蓋善治則為良民、不善治之則為寇盜、此不得已而為之、若惡其為盜而盡絕之、則治國可無民乎、書云、痰本不能生病、因病而生痰耳、又曰、痰乃人之津液、隨邪之所在而成病之名、惟於中風、卒倒、痰涎壅盛者、只宜暫吐、以通開體、忘氣壯火寔而痰盛者、亦只宜降火抑氣、使痰自消、切不可指其為病、而吐之下之、逐之

攻之、以蕩滌無遺為快舉、何異乎絕虱焚衣之智、虱死衣亦灰矣、願學者貫融書理、痰無補藥、而有補法、是之如耳

評君心論

愚按趙氏醫貫一書、謂身中別有一主、非

心也、証之經曰、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是心不能離十二官之中、此心亦官也、倘以心為君主、何不云十一官危、且譬之朝廷、皇極殿是王者嚮明出治之所也、乾清宮是王者向晦宴息之所也、指皇極殿而即謂之君身可乎、蓋元陽君主之、所以為應事接物之用者、皆從心上

起經、綸、故以心為主。至於棲真養息而為生生化化之根者，獨藏於兩腎之中，故尤重於腎。而其寔非腎亦非心也。竊謂趙氏立論反覆，獨稟命門為君主，歷陳氣血之根、生死之關、生人之本、保命之源、真假之象、闡發殆盡。濟世一片苦心，誠有功於醫學者不淺矣。先師馮氏力排此說，有曰：自古聖賢皆以心為君主，蓋謂萬物之靈皆仗此心之神明，但腎主智、心主思，心之氣根於腎也。

卧以八陰、心之通於腎也、水火不相離之謂也、心之能神明、若非真陰上奉其能之乎、則知心為主而腎為之

也。猶聖人在上，而必以民為邦本，心其命門，尊卑之分昭然矣。以愚覓之，先師此說似乎過於執中之見，而趙氏之說亦不可泥。蓋官之一字，未必顯明所指，始稱心為君主之官，是此心之官司君主之用，亦猶脾胃之官司倉廩之事，與肝之將軍、胆之中正、大小腸之傳送、膀胱之卅都、三焦之臣使、各司乃職，以明化源之機，此君乃職也。豈以既稱為君，而不可稱為官乎？蓋先哲立言恐人不明，而以人事比之，亦猶先天太極圖、天尚未生

畫屬無形何為畫一奇一圍又涉於形迹哉此不得已而開示後學之意也僊經曰借問如何是玄牝嬰兒初生先生兩腎未有此身先有兩腎故腎為臟腑之本十二脈之根呼吸之主三焦之源而人資之以生焉人若無此則不能以有生又覓人身中臟腑表裏配合則肺與大腸心與小腸心胞絡與三焦肝與脾腎與膀胱脾與胃獨命門無有配者誠理外之見難窮者意豈不別有一點明為有生之祖耶指為君亦可指為官亦可渾渾然一塊肉要明理耳何假深求

補中湯辨誤

愚按補中湯專為虛人感冒而設也蓋補其中中氣旺則邪無容地此正氣得力自能推出寒邪也以補為攻之至理且虛人元陽無不下陷以此升之亦升陽可以解表之義又勞傷發熱亦由中氣虛穀氣不行胃脘不通而為內熱以此補其氣氣壯則運行健虛熱自除亦補土藏陽渴燼培灰之妙苟奈何今之用者無辨陰虛陽虛內傷外感不問虛實舉手便云補

中、醫者病家自以為至平至穩之法、盡不思所宜之中、
還有許多所忌、更有昧者、誤認為補虛之方、病後用之、
調補、共無病辰、以為健脾補胃、飲食之需、殊不知愈、升、
則氣愈降、愈降、則氣愈虛、表無氣、術、媒、八、風、邪、中、被、陰、
乘、易、生、殄、泄、至、於、增、損、之、法、不、知、創、自、誰、家、欲、純、補、者、
則去升柴、要不知補中、方肯亦藉升柴、以敷發榮、之、春、
令、使、勾、萌、甲、拆、遂、此、一、陽、生、或、有、不、敢、擅、去、者、則、用、密、
炒、將、升、柴、輕、清、之、性、已、被、井、泥、留、住、則、佐、助、參、芪、之、力、

誰、其、鼓、舞、又、用、陰、虛、火、旺、之、症、嘔、逆、上、寔、之、機、恐、其、上、
升、加、八、牛、膝、以、為、下、降、殊、不、知、補、中、以、升、為、降、清、陽、升、
則、濁、陰、自、降、若、執、持、兩、端、一、升、一、降、將、參、芪、著、落、於、何、
地、又、於、陰、虛、熱、盛、之、症、加、八、黃、柏、以、瀉、陰、火、豈、知、補、中、
本、是、陽、虛、之、方、何、干、於、陰、火、况、黃、柏、瀉、腎、火、亦、瀉、胃、火、
胃、受、吾、寒、徒、受、傷、耳、土、虛、則、火、無、藏、身、之、地、又、見、腰、痛、
混、投、補、腎、之、杜、仲、見、陰、虛、兼、加、補、水、之、熹、地、見、轉、筋、妄、
用、木、灰、見、脚、痛、乱、增、牛、膝、此、皆、違、越、方、法、率、意、
妄行難
以枚舉

四君四物八珍辨誤

平齋先生書云後天之陽虛補脾肺

四君是也。後天之陰虛補心肝，四物是也。舉世皆以為

氣家血家諸症之冠冕，無往不宜。此不知立方之旨，自

愚見之，其中各有宜忌之多端，豈能一槩如胃火、壯寒

脾、陰益、虧則參、朮、炙、可、湯、投、人、參、雖、稱、退、虛、火、之、聖、藥、

若體虛火炎熱甚傷氣，則參亦宜暫緩，炙、草、本、為、溫、中、

能、留、任、諸、藥、使、土、受、其、益、倘、中、虛、而、氣、不、運、似、非、所、宜、

又云四君湯為小兒脾胃之聖藥，然益之下有損承之，只

恐孤陽無陰之弱質，何堪。參、朮、燥、之、久、需、沉、土、乾、則、

集、積、為、疝、母、影、裏、傳、來、如、血、因、火、動、吐、衄、妄、行、則、川、芎、

何、能、收、攝、如、陰、亡、陽、敗、崩、脫、難、堪、惟、獨、參、續、於、垂、絕、若、

血、由、寒、而、滯、溫、之、非、地、芍、之、所、長、血、因、虛、而、枯、滋、之、乃、

川、芎、之、所、短、又、曰、四、物、湯、為、補、血、之、必、需、此、似、是、而、非、

也、蓋、陰、藥、惟、以、純、靜、柔、潤、為、良、能、用、之、者、使、陰、靜、而、血、

生、耳、此、養、其、陰、而、血、自、生、謂、之、養、血、則、可、也、謂、之、生、血、

則、不、可、也、至、如、補、血、生、精、則、麋、鹿、茸、膠、河、車、乳、汁、種、種、

有情燕可建功。然化源更在日。用資生之五味。故曰補血。每以胃藥收功。此深義也。又云。氣血兩虛。用八珍湯。若膠柱混投。何能獲效。經云。無陽則陰無以生。無陰則陽無以化。如氣虛多。血虛少。則君參朮。而臣歸燕。然苓之傷陰。參朮之酸。芍之散。亦可暫停。血虛多。而氣虛少。則君歸燕。而臣參朮。然川芎之香。竄耗氣。朮之燥。苓之滲。合當少。避。如兩相等。虛惟偏。補其氣。而血自榮。蓋氣藥有生血之功。血藥無益氣之理。本陰陽之妙用也。

愚自新製培土固中方。以為治純陽之輩。最平最穩。補胃氣。而不燥。潤脾陰。而不滯。誠為補陰。四君子可供公服之需。可無增氣之害。與新製後天六味湯。後天八味湯。以為後天。脾肺心肝之用。投之氣分。則無辛香耗散之虞。投之血分。無寒涼陰凝之弊。方淺效深。藥同功異。願同志者採之。勿罪我苦心於法外。五朝心法曰。補腎。十辨有辰補腎。不若補脾。有辰補脾。不若補腎。按先哲云。補腎不若補脾。蓋以脾胃為後天。之化機。

身之祖、百脈之源、水穀之海、五臟六腑皆受灌輸、病則十二經皆病、故曰欲察病、當先察胃氣、欲治病、當先顧胃氣、胃氣無損、諸病無可慮、而取重在脾也、又曰、補脾不若補腎、蓋以腎為先天之根、本真陰真陽並焉、為有生之基、生身之本、神明之用、臟腑之祖、十二脈之根、呼吸之主、三焦之源、故曰遇症之虛、亟保北方以培生命、而取重在腎也、是皆先哲深窺經旨、闡發玄秘、以提醒聾聵、然融通者寡、偏執者多、未免得此失彼、得於脾胃者、專以參芪歸朮為事、得於水火者、惟以地茱桂附為能、使活人之計、難於圖全、以余膚見、醫之療病、有是症則用是藥、雖大寒大熱、俱能益人、脾腎兩家、均是資生資始為用、有辰可重責於脾、有辰可專功於腎、蓋負書云、胃彊則腎克、而精氣旺、胃敗則精傷、而陽事衰、此辰則宜重責於胃也、書曰、人非一點先天火氣、無以運行三焦、神其變化、盡屬死灰、此辰則宜專功於腎也、書云、人身有脾胃、猶兵家之有餉道、餉道一絕、萬象立散、脾

胃一敗，百藥難施。此百病當以脾胃為主也。書曰：腎虛不能化食，譬如釜中水穀下無火力，其能蒸耶？臟腑何以灌輸，何以稟受？此化機更重腎元為之祖也。又如陰亡陽脫之際，惟宜參附挽回胃氣，虛極者急加白朮以托住中氣，切不可襍入一毫陰藥。雖八味之有桂附終歸臣使之功，當一線微陽垂絕之際，救胃乎？救腎乎？又如久服氣血藥而氣血不見日長，此不知氣血之根本父母，真陰為血母，真陽為氣父，根本不固焉能望枝葉之發榮。此尋源救本填虛補損之要。先天乎？後天乎？故愚曰：有辰補腎不若補脾，有辰補脾不若補腎。醫者要當隨機，莫可偏執。大凡補虛之法，有大虛、有小虛。補脾之際，當思及腎補腎之辰，要瞻胃氣。蓋脾腎均為有生根本，入之始，生本乎精血之源，人之既生由乎水穀之養，非精血無以立，形體之基非水穀無以成。形體之壯且水穀之海本賴先天為之主，精血之海又必賴後天為之資，豈可偏輕偏重哉。

論補陽接陰補陰接陽法

補接之法，寔為扶危挽脫

之良規。方書多未講究。馮先師始發明其義。曰：元陽欲脫之際，即加補益。然草木之性亦假，人正氣以發生。元氣既虛，雖峻補則少旺復衰。衰復峻補，務宜接續，不可間斷。陽畏救陰，陰畏救陽，不可少偏。少緩要得陽先，生而陰後，長勿使陰氣勝而陽乃亡。此治瘵機開。玄秘起死，回生之至法也。余奉而行之，多得於心，歷應於手，乃變為補陽接陰，補陰接陽之別法。雖不敢自謂青出於藍，亦可謂衛生之術無遺計矣。蓋人之生也，稟陰陽之

全體以有生。偏則病，離則危。絕則死。且陰陽之理互藏其根。陽中不可無陰，陰中不可無陽。如病根在陽虛而陰全，惟補其陽，使陽與陰平。病在陰虛而陽全，但補其陰，使陰與陽秘，猶為易也。若陰陽偏損而相離，陽偏損者則先救其陽，陽旺又接其陰，恐無陰則陽無以斂也。陰偏損者則先救其陰，陰旺又接其陽，恐無陽則陰無所統也。此當細心詳察，曲意調停，方能必濟。若陰陽兩

相虛極之機陰亡于下陽脫于上此辰勢難偏補藥難
兼用穀補陽則香燥之需陰精陰血何堪於消燦欲補
陰則柔潤之品元陽真火益困於陰靈寔懼熱畏寒之
兩難也為計者或峻用陽藥猶顧於陰或大投陰劑
更屬意於陽使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方為兩得但以氣
味相須使之同隊始能建功余新製補陽接陰方補陰
接陽方可能兼治大要十分保重陽氣方可七八分接
補陰血蓋無阻則陰無以生也書云一分陽氣不則
不死故補血之法每以胃藥收功此陽生之至德其可
不鄭重耶如過補陽分三分亦為無損過補陰分一二
分必變大害此陽生陰殺之理也余每臨危症惟以救
其根互為其用以平以秘而後已此余心得法外之理願公之以畢其道

臟腑經驗內景圖引格

肺經心經肝經脾經腎經大腸小腸胆經胃經膀胱經

按內景圖引本象與所主所應精且備矣至於病机虛寔與
命藥似為混襍一臟有此症他臟亦有此症投之左可左
投之右可右既以為虛又以為寔與其命藥温涼補瀉氣
味乖張不切病情第以古哲成書不敢刪定余因習駢既
久凡病頭真机藥切对症者不避登蛇願悉陳之庶使李
者有所主見免於多岐

見症用藥寔虛

肺經 三 在德為義應乾故曰三連西北也申酉

如肺經見症則為喘急氣逆咳嗽咳血氣短足痿傷風流

涕鼻塞声重肺主音声開竅於鼻外屬皮毛風邪傷表肺

氣先受之故見此症善嚏鼻紅鼻淵流涕不止鼻生息肉小便

閉氣行不或頻或遺熱氣乾渴水竭皮聚毛落皮膚痛痒或麻

氣虛小便洒狀毛聳熱傷氣氣虛也氣因水泄而狀

其用藥補氣以參芪益氣用紫苑收耗散之金納氣藏源補

而歛之五味涼而補潤燥清火用麥門補中能瀉虛火

用沙參瀉寒火用腐苓泄氣用陳皮保肺氣定熱喘用天

門瀉火邪喘咳與火浮於肺而發咳用桑皮導水使氣降

用澤瀉赤苓車前散寒氣用生姜温氣止咳用欬冬降氣

用蘇子杏仁破滯氣用枳椇治痰用貝母蘿蔔子提諸藥

入肺經用桔梗氣用欬冬

心經 三性礼應離故曰中虛正南也午

如心經見症經日邪不能犯心脆則身熱汗血或乍熱熱

不久責喜笑謔語發狂善忘恍惚驚悸舌強舌胎顏色焦

枯癩癩過汗發驚發瘧及胸間汗出與大驚後及先貴後
賤先富後貧而得病者

其用藥補心氣用棗仁補心血用當歸清而補用蓮子寧
養心神定驚止忘用遠志安神用茯神開竅醒心用菖蒲
瀉火用黃連涼血用犀角生地溫血用肉桂鎮心驚用神
砂清心用牛黃

肝經 三性仁應震故曰仰益正東也卯

如肝經見症則目赤脇痛引小腹善怒氣逆筋急拘攣筋

痿與筋病手足掉搖爪甲枯而青鬱熱

內熱而外寒

直視頭眩

眼花呵吹項強嘔吐酸水醋嗜酸物疝痛陰縮淋瀝

其用藥補血用當歸生地補母用熟補陰斂氣用山茱補

氣用生酸棗壯筋用牛膝杜仲木瓜斂血瀉氣用白芍行

氣用川芎散氣用陳皮枳殼清雷火用丹皮瀉火用犀角

伐氣用青皮下氣用萸菜平氣瀉火用柴胡平鬱用桂枝

木得桂而枯也溫用木香肉桂涼用菊花緩用甘草

脾經 三性信應坤故曰六段西南也辰戌丑未

如脾經見症則膨脹水腫黃疸消中飲食不為臑肉善飢
善渴唇燥口瘡中滿泄瀉不能食或食而不化腸鳴積聚
食已四肢倦怠或少食而飢四肢無力熱鬱昏睡善憂不
寐脾痰盛稠黃神醉氣乏嗜臥肉痛面黃足腫身熱口甘
及陽氣下陷小兒慢驚

其用藥補氣用參芪補後天元陽以助乾健用白朮溫中
和中用炙草滲土溫伐木邪用茯苓益中氣用山藥蓮肉
薏苡益智和脾用竜眼大棗溫中用煨姜炮姜官桂丁香

砂仁祛中寒用乾姜附子胡椒醒脾氣用棗仁清痰用半
夏止瀉用豆蔻扁豆行滯氣用陳皮枳椇消中滿用沉香
木香平壞埠用蒼朮厚朴消穀氣積用麥芽神麩消肉菓
積用山楂瀉以寒諸氣
寒皆能傷脾

脾陰

陰得陰強

血虛見症則夜劇昼靜飢不欲食懶懷涎

溢大便乾澀或因憂思不寐而致虛脹屢用辛香行氣之

藥而不效者宜補脾陰

見下
臑脹

急用歸燕以補血白芍以斂

陰棗仁以醒其氣如七味凡

去左歸凡

日七

歸脾湯

坤五

俱宜送用

補氣之中
須兼潤藥

脾陽

陽得陽強

氣虛見症則夜靖昼劇飲食不化痰盛体

倦肌熱五心熱宜補脾氣

補中要
得回陽

須用白朮乾老附子丁

香砂仁如四君湯

坤

茯苓凡日五

大健脾凡日六

異功散

十坤參苓白朮散

星百
八三

俱宜送用與八味凡玄以助命門補

陽土

與腎同宮是為六臟又云以
心胞絡為六臟命門無對

今之治者徒知喜溫惡

燥為健脾之品不知胃陽更有脾陰土具坤柔之德燥槁

不能生物補中湯

坤

獨重當歸此至妙之理也

腎經

命門與腎同
宮是為六臟

三性智應坎故日中滿正北也

如腎經見症則口消或消渴咽痛

此水
衰也

虛熱骨痛骨蒸足

痿身重耳鳴耳聾腰痛背冷外畏風寒內怯生冷泄瀉久

瀉晨瀉久痢水腫面黑面青眊白眼昏不能遠視

乃無
火也

中青瞳人散小便頻而少或利或虛秘或病後夜多小便

大便燥結

此真
水衰

男子遺精白濁女人帶下白淫腹大莖中

腫痛陰縮濕痒陽痿心下懸懸如飢飢不能食或食後即

飢氣從臍下逆奔而上喘咳顏紅頰腫頭面腫毒上蒸下

寒確以渴而能飲爲水衰不能飲爲火衰齒早落齒痛咽

痛恐懼致病病後失音小兒顛

音垂

顛

音萃

天柱倒五軟

五遲一切大病奇病諸虛百損皆根於腎命門爲立命之

根也

其用藥補真陰真水用熟地山茱補真陽真火用肉桂附

子峻補精血強陰壯陽榮筋補骨種子悅顏爲有情之品

用鹿麋茸膠河車固精用鹿麋角霜添精壯陽益火用枸

杞菟蓉鎖陽補腎陽止精滑固腎氣止泄瀉與精滑夢遺

便利便泄用故紙治亡陰小便無度用益智壯筋補骨止

腰痛膝疼用牛膝杜仲接骨續筋用續斷滋腎陰治顛解

用龜甲溫腎氣用沉香砂仁栢子仁茨實滋精用竜骨牡

蠣治有汗骨蒸用地骨皮清無根虛火用玄參伐火用知

母黃栢滲水用猪苓澤瀉滲而有潤用薏苡苳苓車前

懶按補腎藥品猶補脾藥品凡辛香燥濕皆曰脾家藥滋

補精血皆曰腎家藥使昧者不知辨析率意混投一欲補

腎則採取本草少有益精補血之能者則加之臣使重於

君主增加勝於本方陰陽混雜氣味乖張方無統一藥難
建功愚不辭管見逐類分辨使有此症方可用此藥蓋草
木本陰陽之氣各得一偏辛甘酸苦本自生成補瀉寒熱
豈能兼用古哲神而明之或借以氣或合以味陰中有陽
陽中有陰因瀉為補因補為瀉使同隊相瀆品藥雖多而
攻補則一故捷如影響何後人不能穿窬自誇医者意加
減由人極為可哂紳士

大腸典肝通此病宜平肝
肝病宜疎通大腸

如大腸見症則腸鳴下血脹滿大便燥結寔為熱閉虛為
血枯大腸得血則潤也痔漏腸癰利下赤白失氣甚臭內有燥
糞也

其用藥補氣用白朮茯苓豆豉補血則用當歸熟地茯苓
潤燥則用麻仁牛膝行滯用木香葱白破積用枳殼梅榔
草菓牽牛瀉火用槐花子芩石羔滑石實結用大黃朴硝
巴豆澁固用訶子竜骨牡礪

小腸主二便與脾相通此
病補土土病宜通此

急腸鳴小便淋大便瀉不能
秘別其用藥用補以八味凡一

益下焦滲以金匱凡

玄五補火

瀉以五苓散

星百

焦經

主中正與心相通此病戰慄顛狂宜補心心病怔忡宜溫此焦即胆也

如焦經見症則氣上溢口苦善太息眼淚出不能眠易生

驚畏其用藥補以棗仁涼以黃連竜胆竹茹滲水以木通

瀉氣以青皮柴胡溫氣以生姜

胃經

主倉廩

如胃經見症則飢而不能食

由運化不健

善食而

瘦胃伏火邪卧不安息有聲

胃不和也

腹善滿失食易生臌脹形瘦

腹大目黃牙床腫痛

胃熱也

唇瘡口淡

胃熱也

流涎乳痛

乳房屬陽明也

嘈雜嘔吐發狂登高而歌善伸數久失氣陽痿寒盛噦起

熱盛恐生

土尅水也

其用藥溫補用白朮蓮肉涼補用黃芩

凡寒涼最能傷胃而

愚

以黃芩涼補何也此

愚

獨得之見

蓋觀古方補中湯加黃芩蒼朮半夏益智則曰白朮益胃

加黃芩神麩則曰益胃升陽與夫君白朮而安胎則意在

言外可思而得之矣經曰脾惡濕而喜燥胃惡燥而喜濕

又書云胃喜涼飲而惡熱腸喜熱飲而惡寒蓋胃陽不可

亢而補中湯重用當歸以補脾之陰故開格之症端由胃

口乾枯是以黃芩爲胃家涼補之要藥亦猶白朮爲脾家
溫補之仙丹但胃寒泄瀉與火虛者忌用
消穀用麥芽神麩溫以丁香官桂肉豆蔻益智煨姜炮姜
炙草伐火以石羔治痰以陳皮半夏瀉火毒以連翹涼解
以白芍石解引火下降以山梔升陽氣以升麻升清氣以
葛根瀉寔以巴豆大黃朴硝行氣以木香破滯氣以枳椇
厚朴止逆氣以藿香青皮

膀胱

主州都與肺相通肺病宜利此此病宜清肺

如膀胱見症則小便癃閉

與頻數然此症不可以寒熱分虛寔效者亦有下焦熱而
效秘者亦有腎氣寒而秘頻者亦有腎氣不能閉藏而然
秘者亦有肺氣不能下降而然

其用藥補火用八味

玄

補水用六味

玄

出水用益智瀝水

用竜骨牡蠣瀉水用猪苓澤瀉木通燈心車前瞿麥硝石

清火用子芩滑石黃栢山梔

硝石治水腫小便寔是秘之聖藥

三焦

主使臣與腎相通腎病宜調和
三焦三焦病宜補腎爲主
腎與命門相通津液胃火宜大補右腎

如三焦見症惟以腎中相火爲根源火安其位則三焦傳

送敷暢火失其位變爲壯火則三焦病熱命門衰相火敗則三焦病寒至於見症又以各臟所因凡噎膈水穀不入與胸間氣病責在心肺若脹滿嘈雜嘔吐與不納不運責之脾胃如小便秘澀與淋病諸血病則責在肝腎膀胱大小腸藥從所在而治之此雖爲得病之名而其治又隸各臟如上焦病則用心肺藥中焦病則用脾胃藥下焦病則用肝腎膀胱大小腸之藥以治之然其要寔是在命門一點真陽火安其位則萬象泰然臣使之官何憂不修及職

右病机用藥各以管陳至於寔症虛症古法雖有條分然病假象邪寔者猶可模擬正虛者則假者易亂其真經曰哉得標只取本治千人無一損正謂此也書云凡診疾病當先察元氣爲主而後求疾病又云以本氣爲主外症無足憑患經驗有三要法一取形二憑脉三合症年少体壯血肉充盈形之寔也年衰稟弱病后產病稚兒形之虛也不問浮沉大小但切至骨而有方者脉之寔也無力者脉之虛也症雖似寔而脉虛形虛此症之假寔症雖似虛而

脈寔形寔此症之微處三者憑之則病無遁情虛寔辨然
此治療之能事畢矣

論氣血相須方可建功

書曰氣藥有生血之功此特

以陰陽之理而立言蓋陽生則陰長非平指用氣藥諸
品皆能生血也如血脫症用獨參湯皆主用於血藥似
乎以氣藥為生血之能然切究於崩潰之際神色天然
附子救脫回陽而只用獨參湯蓋人參雖是氣藥而潤
澤之味厚焉乃能補陽兼補陰且因血脫而亡陰木之
燥附之燥何堪於靖養之秋故用人參為兩得也如補
血湯黃芪一兩當歸三錢倘專以氣藥為生血之能何

不佐人參之補陽益陰使白朮之補胃生血而獨用黃芪蓋黃芪乃補術氣之要藥軟綿之質存焉乃能生血而瀉陰火且補血湯乃治勞傷血虛發熱黃芪補術氣而兼生血故可共血藥而同隊也一以中氣脫而用參一以術氣虛而用芪以症從方用氣顧盼於血謂之補陽坐陰亦可謂之補血益氣亦可要務氣血相須方可

建功此古人立方神妙無比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豈可繫以氣藥有生血之功不求其所因不知其所指而混投乎

論火虛水衰症見畧同八味六味法當分治覓形辨症剖判無差

經曰陰陽互藏其宅水火互為其用故水中補火則其明不熄火中補水則其源不竭先哲仲景深窺玄妙立八味水中補火火中補水之通方則其脈兩尺俱弱水火俱衰其症神氣精血俱病方為對藥矣若火虛水未虛水衰火盛者則八味之中藥有差減治有分歧豈得混用大凡火虛水炎水虛火炎亦皆額紅眼赤喉乾咽痛舌胎唇裂喘逆咳嗽煩渴上熱諸症不究者或投八味或投六味倘有果驗亦不知得於水也得於火也或

不應手則亦茫然不知失於水乎失於火乎蓋補火之方暫宜補水補水之方不宜補火書曰平日不能節慾以致命門火衰腎中陰盛龍無藏身之地而定乎上焦以八味補火溫腎則龍自歸又曰勞傷津液虧竭以致真陰衰損火無水制相火獨炎而焚乎肌肉以六味補水配火則火自降一以益火之源一以壯水之主是兩途也夫火虛而浮熱者乃命門龍火也畏腎陰寒而升故以桂附從其性溫其窟宅使之下歸夫水衰而火炎

者乃腎中左右白圈相火穴與左黑圈真水穴勢如天秤此重彼輕由水之不足乃見火之有餘故蒸棗一陽陰藥而單補其水以配火則水火均平而熱自熄水虛而猶補其火則助熱為殃火虛而益補其水則陰翳愈甚余心得有一秘法察其脈右尺弱不如左尺乃真陽虛命火衰左尺弱不及右尺乃真水衰相火炎然脈乃氣血波瀾恐有一失要在觀形雖病症多端然火虛者必形體瘦面目薄弱或肥白泥滯水衰者必形體瘦黑或

觀、類、常、純、次、又、憑、症、雖、上、熱、皆、同、惟、以、渴、而、不、能、飲、
是、無、火、也、渴、而、能、飲、是、無、水、也、上、熱、下、寒、是、無、火、也、外、熱、
而、內、煩、燥、是、無、水、也、又、大、便、常、泄、內、無、火、也、大、便、常、燥、
內、無、水、也、然、無、水、無、火、中、分、則、蒸、榮、桂、附、異、治、已、冰、炭、
矣、此、余、之、心、願、神、會、願、公、之、以、彰、仲、景、
萬、世、之、遺、德、也

辨熱則傷氣熱則傷血

經曰陽邪化熱熱則傷氣故

治暑諸方、率用補氣之藥、此夏月火旺火尅金、當保肺
氣、治以清暑服生脉飲、使人精力倍加、是熱則傷氣明

矣、經曰熱勝者陰必病、故治熱從血藥、此以熱能沸血、
使血妄行、不得歸經、丹溪以四物加知柏、玄參、伐火以
養其陰、使陰靜而血生、是熱則傷血確矣、嗟乎、經義向
背、學者難免多歧、何不曰熱則氣血俱傷、治宜雙補、熱
症一也、而病本有二焉、倘熱傷血分、偏用氣藥以治之、
則消陰之禍立至、如熱傷氣分、徒使血藥以治之、則滅
陽之機旋踵非也、景岳曰、非聖書不可讀、非聖言不可
法、醫家之有內經、猶儒家之有五經也、此皆峻黃神聖

立法垂訓，毫敢違背，惟讀書要明理耳。夫熱傷氣者，乃外起之暴熱也。如經曰：陽邪化熱邪之一字，非外來之指乎？蓋肺主皮毛，不特暑邪，凡六淫之客於人身，初感皮毛，肺先受害，故症見咳嗽，或惡寒發熱，氣短倦怠，熱傷血者，乃內傷之久熱也。如經曰：熱勝者陰必病，勝之餘意，非以困於鬪而後勝乎？蓋心以統血，藏神為用，熱能沸血，血散則神昏，故外見眼睛如醉如癡，或為謔語，且經曰：暴病非陰，久病非陽。如曰：熱則傷氣，已非陰矣。

此暴熱也，熱則傷血，已非陽矣。此久熱也，又經曰：久熱傷陰，愈熱愈傷，愈傷愈熱，此益知非只暑邪，一切初起之熱，必皆傷氣，久纏之熱，亦為傷血，故熱中之渴，有飲湯飲冷之分，有類飲，有類飲之異。至哉！醫理浩瀚，要得理外之見，方能縷析條分，自可升堂入室。余自家有要語曰：暴熱則傷陽，久熱則傷陰，潤澤調停，當為心鑑。能知此者，醫道悉矣。

辯不能節慾皆能致腎中陰盛

醫貫五行論曰：龍雷之火，見於季春，而伏於季秋，以龍

為陽物、五月一陰生水底冷、冬至一陽生來復也、龍天上熱、故隨陽上升而現、

聲人身中相火亦猶是也、平日不能節慾、以致命門火

衰、腎中陰盛、龍無藏身之地、故違於上而不歸、是以上

焦煩熱諸症作矣、善治者以八味溫腎、從其性而引之、

歸源、使行秋冬陽伏之令、而龍歸大海、此至理也、然自

愚覓之、不能無疑矣、何者、夫既云不能節慾、繼云腎中

陰盛、多慾則損精、未有真精竭於施泄、而腎中真陰猶

然獨盛、損之下未復、而益以承之理也、若腎中陰盛、必

水能制火、火豈有浮越之理乎、陰陽互為其根、精血已

虛、則真陽真火、不能自全、且後天有形之陰虛、則上升、

有形之陽虛、則下陷、若先天無形之真水衰、則無形之

相火炎、安得例於後天、以命門火衰、而見腎中陰盛、此

無形之命門火衰、乃有火虛則發之象、凡色慾無度、必

真陰真陽並虛、虛則寒、乃見上熱下寒之症、而似乎腎

中陰盛、故用八味雙補陰陽、向使陰果盛、而反用蒸地

補水、則益其寒、雪上加霜、其欲使龍火之速滅矣、決非

腎中陰盛之理。遇此症者，惟以真精虧損為源。頭處方當重用蒸地，以挽真陰，填精補髓。精血海既充，則龍藏海底而陰平，陽秘矣。勿以龍火畏窟宅之陰寒，而見疎於陰藥。深願學者於理外求之，則桂附蒸棗自有可向而成功也

論單熱亡陰危人甚速并治法

書曰：世間之病，死於

寒而不死於熱，此言凶於寒涼，而吉於溫熱也。故曰：分陽未盡則不死，大凡病至於死，無不四肢逆冷，陽脫陰亡。此不熱則無氣，生死關頭，在於有火無火。明矣。余每

見單熱症，面黎舌黑，喉乾咽痛，肌熱如烙，體似乾柴，煩渴浩飲，二便澁結，或氣短而小便頻數，神昏氣短，狂燥妄亂，欬扇不休，或欬坐臥并泥，較之亡陽症，則危機甚速。此殺人又在於熱於火，何也？原夫陽屬火而本熱，陰屬水而本寒。書曰：陽虛發寒，陰虛發熱。此陽無力陰乘之，而反寒；陰不足陽乘之，而反熱。經曰：寒之不寒，責其無水；而熱不退者，蓋真陰衰竭，癸水乾枯，火無水養，少火變為壯火，挾君相之火，五志之火，浮越熾盛，燎野焚

原無所不至。此辰亥府如爐內蒸骨髓外燥皮膚精血
焦枯五液涸竭。書云津液結則病津液竭則死。又曰久
熱傷陰暴熱傷陽故甚可畏者凡單熱之症乃真元陰
先亡之兆也。陰既虧則火無水制陽無陰維乃為無根
之火無根之火豈能長明遂其炎上之勢力窮乃止則
火無水制而氣亦絕矣。益見火能消物火性急速而危
人之機不獨於亡陽世間之病不獨死於寒也。雖然以
形症言之則如此大要學者最宜深明陰陽之理陰中

不可無陽陽中不可無陰凡症見亡陽乃陰乘之而厥
逆症見亡陰乃陽乘之而消燦。醫者妙在陰中求陽水
中求火故治單熱之法惟以蒸地來門天門丹參牛必
五味人乳龜膠鹿膠一做陰藥少加蒸附大劑峻補庶
可挽。勿嫌附子助熱為礙蓋陰無陽則不行血藥無
氣藥亦難於鼓舞且附子從蒸地自有向陰制火之功
頓失疆陽之性陰陽相濟方可成功。若至熱退身和急
宜間服溫藥以補胃氣不可偏執於陰此無陽則陰無

